忽必烈政权的建立与速不台家族

〔日〕　堤　一昭

前　言

蒙古帝国第四代大汗蒙哥（宪宗）在他统治的第七年（公元1257年）下令远征南宋，并亲自率军向四川方面进发。但是，他在翌年秋七月（旧历）因军中蔓延传染病而死于前线合州附近的钓鱼山。因此，不仅他计划覆灭南宋的事业遭受挫折，而且围绕大汗汗位其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发生战争，引起了"阿里不哥"之乱。

五年以后，由于忽必烈的胜利，这场战争一结束，蒙古帝国便开始走向分裂。

其后，"海都之乱"又起，分裂的趋势进一步加深，蒙古帝国再也未能统一。

忽必烈政权一方面在与中亚海都的战争中苦战，一方面攻略南宋。在进行了将近五年的包围战之后，至元十年（1273年）攻陷襄阳，进而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攻克首都临安，至元十六年在崖山消灭其残存势力。至此，统治"中国"全土的元朝也取得了传统中国王朝的形式。

这样看来，可以说自蒙哥远征南宋、忽必烈政权建立，到征服南宋这一持续时期，从两个立场上看很重要。一个是从蒙古帝国史的立场看。因为这一时期急剧扩大的蒙古帝国处于从统一到分裂的过渡期。再一个是从中国史的立场看。这方面正相反，这一时期正是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期。因为，从北宋灭亡后，南北分裂的状态经过150年时间出现了统一王朝。因此，我认为无论从蒙古帝国史还是从中国史的立场看，探明这一时期的政治过程都是不可缺少的。

笔者关心的是，在忽必烈政权建立到统治中国全土这一时期里，蒙古部族集团及汉人军阀是如何存在的？他们对政权起了怎样的作用？为了探明这一问题，必须留意这一时期的政治史，考察每一个集团的活动。

这里拟首先举出一直参与上述政治过程的蒙古部族集团，以其活动为中心追寻政治过程，这个蒙古部族集团就是标题上的速不台家族及其麾下的军团。速不台家族是以兀良罕部族的速不台为事实上始祖的一个家族。其子孙主要是兀良合台、阿术、布里只歹三代，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过程中曾起过极大的作用。

一、蒙哥与兀良合台

蒙哥与兀良合台的关系始于蒙哥的幼年时期。王恽《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①（以下称《先庙碑铭》）在"兀良合台"条的开头有如下记载：

"宪宗方髫龀，以公佐命故家，付之护育。及长，用存传劳，分掌宿卫。"

据此可知以下情况：兀良合台初仕成吉思汗。当时蒙哥幼小，兀良合台因以功臣门第担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任蒙哥的守护工作。蒙哥长大后，他掌领了宿卫的一部分。不必说，兀良合台作为蒙哥的近臣、怯薛将军，可称得上是个重要人物。

蒙哥与兀良合台关系的密切，由来于两者的父亲即拖雷与速不台的关系。成吉思汗死后，速不台的千户作为左翼千户之一被纳入拖雷继承的财产之中②便是一个例证。另外，《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记载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插话。太宗窝阔台二年（1230年）为攻略金朝，速不台参加了对要冲潼关的进攻，窝阔台问其战败之责，对此拖雷为之辩解，勉强以日后立功为条件免罪。不久，速不台跟随拖雷一起前往经略河南③。因此从他父亲这一代就可以看到彼此间的关系。可以说，速不台一家是拖雷家族的近臣家族。

且不说蒙哥与兀良合台的故事，这里拟考察一下窝阔台、蒙哥时期两人的政治动向。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蒙哥也参加了对金的攻略，可以认为怯薛将军兀良合台也参加了。窝阔台五年（1233年），兀良合台跟随贵由（定宗）参加了对辽东蒲鲜万奴的讨伐④。《元史》卷二《太宗本纪》中有贵由和按赤带率"左翼军"的记载。如果可以认为这个左翼不是指东方诸弟而是指左翼诸千户的话，那么兀良合台也许是作为速不台家族的代表被派遣出去的。另外，在著名的拔都、速不台对俄罗斯、欧洲的远征中，蒙哥也曾参加，可以认为兀良合台是与蒙哥一同参加的。

蒙哥继位时举行了三次忽里勒台。关于第一次己酉年(1249年)阿剌脱忽剌兀忽里勒台的情形，《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中有详细的记载。出席者：诸王拔都、木哥、阿里不哥、唆亦哥秃、塔察儿，大将兀良合台、速你带、帖木迭儿、也速不花。最初拔都建议推戴蒙哥。但是贵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的使者八剌提出抗议。对此蒙哥的庶弟木哥加以反驳，八剌沉默。于是兀良合台再次对蒙哥提出推戴之议，向拔都讲了赞成意见。拔都接受这一意见，告知集会者推戴蒙哥，大家表示赞成，决定蒙哥继位⑤。

实际上窝阔台家族方面仍在抵抗，蒙哥的继位在两年以后（1251年）斡难河畔的忽里勒台上才被最终决定下来。但是，根据《宪宗本纪》的这条记载可知，兀良合台出席了忽里勒台，和诸王们一起作了发言，与拔都合力推戴了蒙哥。因此，下面想考察一下当时兀良合台的立场。

关于他当时的立场，我想以下两点是引人注目的。第一，不必多说，他是蒙哥的怯薛将军。第二，他的父亲速不台在贵由殡天那一年（1248年）殁于土拉河畔⑥。他出席忽里勒台并发言，虽然是由于他是大汗汗位候补者之怯薛将军的地位，但在速不台死后，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即他作为长子代表速不台家族的地位和立场。总之，对兀良合台来说，他的背后有速不台巨大的功绩，所以他的发言颇有份量。另外，速不台既殁，他便有得利于与拔都合作的可能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远征俄罗斯和欧洲时，拔都与速不台在匈牙利因作战上的分歧曾发生不和。速不台在窝阔台驾崩后的忽里勒台上，在拔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曾非难过他⑦。

在新建立的蒙哥政权中，兀良合台的地位很高，这从蒙哥幼小时开始，直到建立政权为止两人的关系也不难想象。具体情况，在下一章还将谈到。这里我只想附带谈三点看法。

一、关于蒙哥时代速不台家族的状况。《史集》记载，速不台死后，他的千户被其子阔阔出（Kokoču）继承⑧。因此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双重的体制：一方面兀良合台在蒙哥中央政权中担任怯薛将军；另一方面，阔阔出率领速不台以来的千户。与此事内里情况有关的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元史》卷九五《食货志三》“岁赐”的记载。在叙述分给诸勋臣的分拨地和户数的内容中，有以下记载：

“速不台官人：五户丝。丁巳年（宪宗七年，1257年）分拨汴梁等处一千一百户。……兀里羊哈歹千户：五户丝。戊午年（宪宗八年，1258年）分拨东平等处一千户。……”

宪宗七年已经是速不台死后，所以可以认为是对他的继承者说的。如果把“兀里羊哈歹”作为在宪宗朝接受新的分拨的人，就只能认为是指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那么，我认为，所谓的“速不台官人”是对阔阔出、“兀里羊哈歹千户”是对兀良合台分别给予分拨地，此事正显示了速不台家族所形成的二重体制。另外，据此还可以明白兀良合台既是怯薛将军，同时又是千户。

二、速不台兄忽鲁浑之子合丹在蒙哥三年成为也客札鲁忽赤⑨。连旁系的忽鲁浑家族也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同样说明速不台家族地位之高。

三、兀良合台的名字在用波斯文写成的成吉思汗家族等世系集《五民族世系谱》及《世系树》中，是在记述蒙哥汗异密们的事迹里叙述下来的⑩。

二、忽必烈远征云南和兀良合台

宪宗蒙哥自他继位的翌年开始，相继发出了向帝国的东西方远征的命令。兀良合台参加了为远征南宋作准备的云南远征。此事从以《先庙碑铭》为主的诸史料中可以得知。但在《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中记载命令各次远征的地方却可以见到一处与此记载相矛盾的记述。因此，我想首先检讨有关问题。

《宪宗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

〔二年壬子（1252年）〕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诸王秃儿花、撒（丘）〔立〕征身毒，怯的不花征莫里奚，旭烈征西域素丹诸国。（同上）冬十月，命诸王也古征高丽。

〔三年癸丑（1253年）〕夏六月，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率师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等国。又命塔塔儿带撒里、土鲁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儿等国。

据此可知蒙哥发出的远征命令是：在东方，其弟忽必烈远征云南大理，也古远征高丽；在西方，其弟旭烈兀与兀良合台远征巴格达（八哈塔）的阿拔斯王朝，怯的不花远征亦思马因派，以及诸王秃儿花、塔塔儿部族的撒里诺颜远征欣都斯坦、克什米尔。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兀良合台的名字是作为旭烈兀远征西亚将军的第一人举出来的。既然这一记载的其它地方已被汉文史料、波斯文史料所证实，那么就不能认为仅仅这一处系误载。这条记载之后兀良合台是否被转调远征云南⑪？也未有记载转调兀良合台一事的史料。而且在同一《宪宗本纪》三年九月条中，有忽必烈宿营于忒剌（现甘肃省）之地，从那里分三路进军的记载。在《世祖本纪一》的同年九月壬寅条中亦有内容相同的记载，可知三路军中的一路是兀良合台军。前面曾提到同一年的夏六月，九月不已是西征出发以后了吗？我认为同一个人被任命为旭烈兀西征将军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说，“兀良合台”的意思是“兀良罕部族男子”的话，问题在于难道就不能设想曾任命过兀良合台以外的兀良罕部族的人吗？例如，在这条记载中，受命远征欣都斯坦的塔塔儿部族撒里诺颜，在后半部分中就被写作“塔塔儿带撒里”。这个“塔塔儿带”仅表示他是塔塔儿部族男子而已。与此相类，“兀良合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台”也正相吻合。实际上，在伊儿汗国，起源于旭烈兀远征军兀良军部族活跃的异密被认为包括速不台家族⑫。但是，能够决定是兀良合台转调还是另外一人的史料现在尚未出现。

下面想探讨一下在远征云南中忽必烈与兀良合台的关系。

关于兀良合台远征云南，在拉施特《史集》“部族考·兀良罕部族”条中是这样记载的：

“〔速不台〕另一个儿子，名叫兀良合台，在蒙哥汗时是大将军。那时，蒙哥汗派自己的兄弟忽必烈汗率十万大军到哈剌章去，那支军队的统帅就是兀良合台。而且〔蒙哥汗这样〕发布了命令，忽必烈和全军均听命于兀良合台。那个国家离汗的驻所很远，约有一年的路程。那个地方空气十分污浊，因此全军都得病了。加之，那个国家人口众多，每日停驻之处都要经过一战。由于这两个原因，这支十万人的军队，返回来的还不到二万”。

在这条记载中，应该注意的是兀良合台拥有远征军的总指挥权，忽必烈也处在他的指挥之下。历来人们所知道的这次远征都是被作为“忽必烈远征云南”的，兀良合台被认为是他属下的统率一路军的将军。在这条记载中，两者的地位却被互相颠倒地记载下来。不过，这条记载也许是拉施特的误载。

实际上，汉文史料中也有记述兀良合台拥有总指挥权的材料。《先庙碑铭》中记载“岁壬子，时世祖皇帝在潜，奉诏征西南诸夷。命公（兀良合歹）总督大营军马”。东西方两条史料的一致，或许可以作为兀良合台拥有指挥权的佐证。当然，在忽必烈成为大汗以后写成的诸史料，都是从称颂忽必烈的立场上写的。例如在《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征伐·云南（《国朝文类》卷四一）”中，有“命兀良合台为先驱”的记载。再如《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岁癸丑，九月壬寅”条中，叙述将军队组成传统的三路军的情况时说：忽必烈自中路、兀良合台统西路军、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似乎忽必烈为总率大将。尽管《史集》、《先庙碑铭》都是忽必烈政权建立以后的东西，但对记载有关兀良合台总指挥权一事还是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如果再加上如前章所述的蒙哥与兀良合台的关系，我认为他有总指挥权也是自然的。

有关远征的过程、路线等，前人已往作了若干研究⑬，详细情况见这些研究。远征云南有两个阶段，即攻略云南西北部的大理和攻略东南部的善阐方面。攻略大理完成于蒙哥三年末，攻略善阐方面的完成则是蒙哥五年的事了。

其中，在前半段完成攻略大理阶段，兀良合台留守，忽必烈返回。《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三年癸丑冬十二月有“大理平”。四年甲寅冬有“忽必烈还自大理，留兀良合台攻诸夷之未附者，入觐于猎所”。另外，在《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岁癸丑十二月条中记述大理陷落情况之后也有“留大将兀良合带戍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段氏同安辑大理，遂班师”的记载。忽必烈中途返回之蹊跷与远征西亚的其弟旭烈兀的行动一比较变得十分明显。旭烈兀忠实地去完成蒙哥命令的目标，与此相比，远征半途而返的忽必烈在其后的三年时间里，只是往来于漠北的夏营地与冬营地之间，未见有大规模的行动。忽必烈中途而返及其后行动的原因何在？没有明白叙述的史料。但是，拥有指挥权的兀良合台与身份在其上的忽必烈的关系不是很微妙吗？果真如此，他中途而返的动机何在？我想可以保留更多的想象。蒙哥七年表面化的蒙哥与忽必烈的不合，可以认为从这次远征中途而返就已开始。

话题转到忽必烈返回以后的兀良合台身上，他在大理陷落后转而攻略副都善阐，再进而经略周边各部。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乌、白等蛮三十七部”，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鲁鲁斯、阿伯等城也已归附⑭。

此后兀良合台仍留在云南，乙卯（1255年）年秋到翌年丙辰年受命向东北开辟前进道路，侵入四川。其路线，自乌蒙沿长江而下，趋重庆、合州。另一方面，帖哥火鲁赤从北方的利州、带答儿从兴元府南下与兀良合台相呼应，在合州会合。这次作战可以说是突破前敌在进军途中与南宋作战。兀良合台的参加，是蒙古帝国攻略四川的一环。

丁巳年（1257年）兀良合台遣使向蒙哥报告云南已平定，并进陈此后的经营方略。对此，蒙哥赐兀良合台和军队银五千两，彩缎二万四百匹（《先庙碑铭》），授予他大元帅称号和银印，仍命镇守云南⑮。"大元帅"称号，别无先例。不过我认为相当于《史集》《部族考》中的"大将军"（Lashkar Kashi buzurg)。从给予银印来看，可知其地位仅次于诸王。

回到云南大理的兀良合台又将兵锋指向西南，开始攻略安南的陈朝。此次作战也具有为攻略南宋做准备的性质，这从后来兀良合台由相同路线侵入南宋可知。关于兀良合台攻略陈朝的详细情况，以前已有陈智超氏的研究⑯。应该注意的有一点，即《先庙碑铭》所载当时军队的编组情况：是按传统的三军编制，先锋徹徹都（Ceřegtü）、中军兀良合台、打后阵的是驸马怀都（Qaidu）。先锋徹徹都不详，打后阵的怀都出身于弘吉剌部族⑰。这一时期，镇守云南的人物中包括弘吉剌族，这一点令人很感兴趣。

三、忽必烈政权的建立与兀良合台

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大汗蒙哥亲往远征南宋。在这次远征中他死于四川前线。此后的大汗汗位之争最后终结于忽必烈政权的建立。

应该指出，在这次远征南宋过程中，中途曾有较大的计划变更。最初的计划是，远征军由蒙哥本部军、诸弟斡赤斤家的塔察儿军以及兀良合台军三军组成。与蒙哥不和的忽必烈既有远征云南的功绩，遂以生病为由置身于远征军之外。远征军最初的攻击目标是襄阳。塔察儿军从正北面，兀良合台从云南经越南、湖广，自南面腹背两面夹击襄阳。预定在塔察儿军和兀良合台攻略以后，蒙哥再进军。可是，攻击襄阳开始时由于塔察儿军早早退却，导致计划受阻，不得不加以变更，只得立即起用忽必烈代替塔察儿。根据原来的计划蒙哥军和兀良合台军已经开始了行动，但忽必烈军由于准备工作耽误了时间，出发晚了。因此，两军特别是蒙哥军队不得不在四川前线单独苦战。这就是由于发生传染病蒙哥死于前线的背景。

可是，正是以这次远征为契机，忽必烈政权诞生了。因此，人们历来对忽必烈军的动向十分关注。与此相较，兀良合台仅仅是被作为后路的一位将军，他的动向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目。但是，兀良合台无论是在最初的抑或是变更后的计划中都统率着三军中的一军。如果说各军统帅除他以外均出自成吉思汗家族的话，这也可以说显示了他的重要性。历来都认为这次远征南宋过程中兀良合台的作用似乎很大。以下就具体考察一下他的动向。

蒙哥七年兀良合台从云南北上，经六盘山至临洮府，与率军南下的蒙哥相会，月余以后返回。我认为此时由蒙哥、兀良合台、塔察儿最终决定了变更前的计划。从十一月开始，兀良合台自云南进攻了越南，如前所述，这是为了通过越南北部进入南宋境内的准备行动，且曾一度返回云南。实际上此时塔察儿军已停止攻击襄阳撤回去了，这成为计划受阻的开端。大概当时兀良合台也不知其缘由。翌年戊午年（蒙哥八年，1258年）二月，越南陈朝国王的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女婿和使者来到兀良合台处被送往蒙哥帐下⑱。根据陈智超氏的研究，从是年九月至十一月间，兀良合台军侵入广西，但十一月十八日突然撤退了⑲。我认为他是根据变更前的计划攻入了南宋，途中得知计划变更复又折回的。

《先庙碑铭》说，己未（蒙哥九年，1259年）夏，云南的兀良合台收到了蒙哥使者带来的命令，计划明年集结于长沙。但是，当时的蒙哥正处于四川前线苦战的最艰苦时刻，我认为此处记年应以《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中的戊午为正确。正确地说，这道命令是在计划变更后为了与忽必烈攻击鄂州相呼应而下达的。

不管怎样，由于这道命令，是年秋兀良合台再次出发。这里且看一看兀良合台远征南宋的军队是怎样组成的。因为这支军队的构成，特别是蒙哥军有哪些成员，后来十分重要。《先庙碑铭》中记载有"是年秋，率四王兵三千骑、蛮、爨万人"。另外，《史集》中只有"蒙哥汗右翼是速别台把阿秃儿之子，和十万（军队）在一起"⑳的记载。同书《忽必烈合罕纪》中有如下记述："此前，蒙哥汗从南家思的另一面派遣了军队，那支军队的统帅（是）兀良合台，（是）三万左右。（蒙哥汗）同时派遣了察合台的孙子名（叫）阿必失合（的王子）和左翼诸王五十人"㉑。

《先庙碑铭》中"四王"所指何人？《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通鉴续编》等书㉒及其它汉文史料中只有"四王"，没有说明。但是根据《史集》的记载，在左翼察合台家族的阿必失合之外，还有一个"五十人"的数字尚可怀疑。不过，据此可知左翼诸弟家族的诸王多数都参加了。所谓"四王"，也许是表示这些诸王中比较重要的四人的称号。另外，所言"三万"、"三千骑"、"万人"、"十万"等数字，不论其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数字，至少可知是相当数量的大军。另外，前章所述是年参加侵入陈朝的弘吉剌部族的怀都，从时间上看，他曾经参加的可能性极大。此外，"蛮、爨万人"可以确认是由大理人及合剌章人组成的军队，实际上是和兀良合台一起经南宋境内鄂州到达开平府的㉓。

如此看来，兀良合台军与其它二支军队相比，规模上虽然处于劣势，但从多数左翼诸王都曾参加这一点来看，我认为在后来汗位斗争之际它的动向也是十分重要的。

兀良合台军再度出发的时间，《先庙碑铭》中记载的是己未年（1259年）秋。蒙哥死于四川钓鱼山是同年秋七月癸亥（《宪宗本纪》）。这样一来，兀良合台军有可能在得到蒙哥死讯以前已经突入了南宋境内。该军此后的行军也是四面受敌，充满艰难。兀良合台途中何时得知蒙哥死讯，尚不清楚。但南宋方面可能很早就已从四川蒙哥军的动向察知此事㉔。这样一来，南宋境内孤立的兀良合台军的确处于极危险的境况之中。

《先庙碑铭》中记载了兀良合台军在南宋境内的进军路线。这里列举出有记载的地点，依次为横山寨、老苍关、贵州、象州、静江府、辰州、沅州、潭州。关于这条进军路线的记载很早就有人提出疑问，指出辰州、沅州的记载是错误的。但是，兀良合台军确实接受蒙哥的命令到了长沙（潭州）。虽然兀良合台军攻击潭州的结果并不如意。

这次攻打潭州的兀良合台军和攻打鄂州的忽必烈军取得联络的时间，根据《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的记载是十一月丙辰。其中有"兀良合带略地诸蛮，由交趾历邕、桂，抵谭州，闻帝在鄂，遣使来告"的记载。另外，《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中也记载，忽必烈遣也里蒙古率兵二千来援。其后，自鄂州东下，在浒黄洲北渡长江。《元史》卷一二二《铁迈赤传》所记更为详细。铁迈赤率"练卒千人，铁骑三千"，迎兀良合台于岳州。经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江夏（鄂州）、过黄州。

兀良合台军与鄂州的忽必烈军终于取得联络，得到了援军，好容易才打开局面。因此，对于兀良合台来说，与忽必烈关系的好坏，决定了他在汗位之争中是否站在忽必烈方面。

现在来考察一下忽必烈的情形。忽必烈是渡过淮水以前在汝南得知蒙哥死讯的㉕。这样一来，由于争夺汗位的对手阿里不哥处在留守哈剌和林的有利条件下，一般考虑采取的行动当然是立即北归。尽管如此，忽必烈再次南下是因为有必要使兀良合台军依附自己方面。兀良合台军对忽必烈所以重要，其理由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有必要救助兀良合台军中的左翼诸王，从而得到左翼斡赤斤家族塔察儿的帮助；二是如果使蒙哥重臣兀良合台站到自己方面来，有助于争取其他的蒙哥臣僚。

不过，忽必烈本人在兀良合台军到达以前，为了对抗阿里不哥的行动，已将后事托给重臣霸都鲁，先行一步北归㉖。但是《史集》《蒙哥合罕纪》、《忽必烈合罕纪》两处有关于忽必烈与兀良合台，且包括这位霸都鲁的记载，令人颇感兴趣：忽必烈与此二人商量，将后事托付给这二人之后北归㉗。严格地说，这也许是违反事实的，但也不能一概否定。之所以这样说，理由是我认为这条记载，特别是从忽必烈的角度看反映了兀良合台参与忽必烈政权建立的重要性。霸都鲁是札剌亦儿国王族赤老温之子，但他在忽必烈政权诞生之后不久便死去了。然而其子安童则极受重用。另一方面，兀良合台之子阿术在攻略南宋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可以确认，此后兀良合台与霸都鲁的子孙之间也有密切关系。

如上所述，兀良合台是不能不站在忽必烈一边的。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兀良合台在忽必烈继位时以及在对阿里不哥之战中的动向。《先庙碑铭》中只载有庚申（中统元年，1260年）夏兀良合台到达上都一事。前已谈到的与兀良合台一起从云南出发的“蛮、爨”军于中统二年五月三十日驻屯在上都附近。这由王恽的《中堂事记》可知，但兀良合台本人的动向则无从得知。这一情况反过来不也表明兀良合台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吗？兀良合台本是蒙哥的近臣，因此，一般说来蒙哥死后会跟从蒙哥诸子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却决定与同是拖雷家族但关系不甚密切的、与蒙哥不和甚至可能与他兀良合台不和的忽必烈合作。而蒙哥诸子中的阿速带、玉龙答失等人站在阿里不哥一边。因此他不能与蒙哥的诸子作战。

关于兀良合台之死，《先庙碑铭》所记是至元八年（1271年），享年七十一岁。此前的事迹仍然无法得知。因此，正确地说，兀良合台的作用是发挥在忽必烈政权即将建立之前。至此，速不台家族也已处在世代交替时期。

四、阿术的出场

兀良合台之子阿术的事迹是从远征云南开始得知的。《先庙碑铭》中不论是兀良合台条还是阿术条，都记载了他的活跃情况。其中应该注意的是阿术条记载的“以布衣从父都帅公(兀良合台)征西南夷”、“阿术尚无名位”。据此可知，这一阶段，蒙哥尚未给予他任何地位。其后，在忽必烈政权建立过程中，阿术的活动也同兀良合台一样无从得知。

此后可知的阿术的动向，是在中统二年（1261年）。《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二月己亥条有：“宋兵攻涟水，命阿术等帅兵赴之”的记载。由此可知，阿术做了忽必烈的怯薛将军，并曾被派到山东南部对南宋作战的前线。阿术为忽必烈的怯薛将军，令人想起兀良合台曾是蒙哥的怯薛将军。蒙哥时期是这样一种体制：兀良合台位在怯薛；速不台封千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户以后的部族集团仍然传给速不台之子阔阔出率领。

但是，现在产生了这一时期由谁率领速不台封千户以后的部族集团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统三年（1262年）镇压山东汉人军阀李璮与南宋相通发动的“李璮之乱”的有关史料。首先列出这些史料。

A、《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中统三年三月癸酉：“命史枢、阿术各将兵赴济南。遇李璮军，邀杀大破之，斩首四千。璮退保济南。”

B、《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中统）三年，李璮叛据济南。（文用）从元帅阔阔带统兵诛之”。

C、《元史》卷一二〇《术赤台附怯台传》：“李璮叛。帝遣哈必赤及兀里羊哈台阔阔出，往讨之。”

D、《元史》卷一三一《囊加歹传》：“（麻察）从诸王哈必赤及阔阔歹平李璮”。

E、《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中统三年九月癸酉：“都元帅阔阔带卒于军，以其兄阿术代之，授虎符，将南边蒙古、汉军”。

F、《先庙碑铭》阿术条（6b）：“中统三年秋九月，由宿卫将军拜征南都元帅，佩金虎符，治兵于汴，复立宿州”。

G、《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中统三年十一月乙巳：“诏都元帅阿术分兵三千人同阿鲜不花、怀都兵马，复立宿州、蕲县、邳州”。

从以上所示史料可以得知以下情况：怯薛将军阿术与汉人军阀真定史枢一起参加了讨伐李璮的战斗（A）。都元帅阔阔带（阔阔出？）参加了讨伐李璮之战（B、C、D）。但在李璮败死（七月）不久的九月便死于军中（E）。因此，同时参加讨伐李璮的其兄阿术代之作为征南都元帅，驻屯汴梁。统辖前线（南边）与南宋作战的蒙古、汉军（E）。都元帅阿术受命立即收复宿州、蕲县、邳州等对南宋的前线诸城(F、G)。我认为这个叫阔阔带的人是作为“都元帅”率领速不台千户以后的部族集团驻在汴梁的。而且在他死后，忽必烈把阿术从自己的怯薛中送去代替他。如果根据D条，阿术是被作为“其（阔阔带）兄”的，因为有可能是族兄，所以不能断定阔阔带就是兀良合台之子。另外，C条中有“兀里羊哈台阔阔出”，我认为这不应该读“兀里羊哈台和阔阔出”，而是“兀良哈部族阔阔出”的意思。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二九《速别额台传附阔阔带传》中认为“兀里羊哈台阔阔出”和“阔阔带”只是语尾不同而已，所以还是同一个人。两人同是兀良哈部族的可能性似乎很大。另外，说到阔阔出，前面谈到在速不台死后，率领他的千户的人名字就叫阔阔出，此事被《史集》记载下来。这样一来，C条的阔阔出与阔阔带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也很大。已经找到的关于阔阔带与阔阔出的史料，只有以上揭示的这些。遗憾的是，这一问题无法再予深入追究。

从下条史料来看，可以认为阿术曾以汴梁为其根据地。不过速不台家族与河南、汴梁发生关系是从窝阔台时代歼灭金朝之战开始的。窝阔台三年（1231年）正月，在与金完颜合达率领的主力军激战的三峰山之战中，速不台曾与拖雷一起参战。战斗之后，拖雷与后到的窝阔台一起返回了夏营地官山㉘，此后的总指挥官是速不台。在此期间的事迹从诸史料中可以确知。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以下三条史料：

《金史》卷一一三《白撒传》：“（正大九年三月，1232年）是时，速不解等兵，散屯河南”。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元史》卷三《太宗本纪》："命速不台等围南京。金主遣其弟曹王讹可入质。帝还，留速不台守河南"。

《圣武亲征录》："（壬辰，1232年）三月，上（窝阔台）与太上皇（拖雷）北渡河，避暑官山。……留速不台拔都，将兵三万，镇守河南"。据此可知，速不台麾下的军队曾驻屯河南。

揭示蒙哥时代速不台家族与河南联系的史料，我们在第一章也已接触到，这就是《元史》卷九五《食货志》三记载的岁赐的一条：

"速不台官人，五户丝。丁巳年分拨汴梁等处一千一百户。"

丁巳年（蒙哥七年）已经是速不台死后了。因此我认为这是对速不台家族说的。另外，这一年恰好是兀良合台报告云南平定那一年，可以认为也有恩赏其功绩的意思。汴梁成为速不台家族的份地，当然由来于速不台对金的攻略。这里，份地问题作为讨论对象尚不能作出决定性的答案，但至少可以明白，速不台家族确实对汴梁拥有权益，与之有着持续的联系。颇为遗憾的是，继承速不台千户的阔阔出，以及与阔阔出可能是同一个人、在阿术以前作为都元帅率领南宋前线"蒙古、汉军"的阔阔带的事迹几乎无从得知。但是，我认为在追寻自速不台攻略汴梁以后速不台家族与汴梁的联系上还可考虑速不台家族曾驻屯汴梁这件事。

结　语

本文以速不台家族的兀良合台、阿术的历史活动为焦点，考察了从蒙哥政权到忽必烈政权建立初期的政治史。如同前言所述，考察此后的政治过程，即襄阳包围战及其陷落，征服南宋及其后的统治，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余下的课题。在上述时期中，阿术及其子布里只歹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阿术麾下军团的人物及其子孙在武宗海山、仁宗艾育黎拔力八达和"天历内乱"时期都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也有待日后考察。

注　释：

①关于速不台家族的传记资料，根本性史料就是王恽的这篇《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五〇）。我认为这是成宗铁穆耳元贞二年为阿术赠谥之后，建于河南汴梁的兀良氏先庙的碑文，它叙述了速不台、兀良合台、阿术三代的事迹。《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的原文，采用的是四部丛刊本（明弘治十一年河南马龙、金舜臣翻刻本），扣字、脱字甚多，也有文义难解之处。因此，本文以《元人文集珍本丛刊》（1985年，新文丰出版公司）所收"明刊修补本"（原文夹杂有相当多的四部丛刊本）、《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及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影元元统三年刊本）卷二所收的《丞相河南武定王》（此为阿术传，全部据王恽《先庙碑铭》。速不台、兀良合台部分也几乎是全文照载）两本对校后使用。《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兀良合台传》、卷一二二《雪不台传》、卷一二八《阿术传》对纠正《先庙碑铭》记年脱落、错误之处十分重要。

②参考《史集》之《成吉思汗纪·成吉思汗的军队》（拉施特，130 a）。

③《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④《先庙碑铭》（4 a）。

⑤《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⑥《先庙碑铭》（3 b）。

⑦《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辛丑及癸卯条。

⑧《史集》，《部族考》"兀良合惕"条。

⑨《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三年秋"条。

⑩《五民族世系谱》（131a）中正确地记载为"AwRYAII—KQDAYBHAOR／ūri-yānkpadāī-bahādur"（缺K的一划），但在《世系树》（50a）中拼音被破坏了。

⑪此说由志茂硬敏在《关于哈赞汗政权的核心群》《亚非语言文化研究》第18号，1979年）一文中提出。

⑫前揭志茂论文。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⑬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1935年，中华书局）、松田孝一：《云南行省的建立》（《立命馆文学》第418—422号，1980年）、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1985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四章、陈世松、陈学仁、赵永康：《宋元之际的泸州》（1985年，重庆出版社）第四章、龚荫：《蒙古军平"大理"路线考辨》（《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

⑭《先庙碑铭》（4b—5a）。

⑮《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

⑯陈智超：《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邓广铭、程应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1》（1950年，山川出版社）。

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五《朝城县令旨碑》。

⑱《元史》卷三《宪宗本纪》八年戊午。

⑲陈智超前揭论文"四"《一二五八年后宋、蒙、陈的三角关系》。

⑳拉施特，193b。

㉑拉施特，199a；拉施特／布劳舍，第331页。

㉒元陈桱：《通鉴续编》（影照至正二十一年刊本）卷23，开庆元年秋七月条注。

㉓见王恽《中堂事记》（《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1）中统二年四月三十日条可以见到王恽起草的《宣谕大理及合剌章还本土诏》。（此诏也收入该文集卷67《翰林遗稿》）。这一时期王恽居于开平府。

㉔《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纪四》开庆元年（1259年）八月乙酉条有"降人来言大元宪宗皇帝崩于军中"。同书卷四七四《贾似道传》开庆元年十一月条。

㉕宫崎市定：《鄂州之役前后》（《亚洲史研究》一所收，1957年，同朋舍）；杉山正明：《忽必烈政权与东方三王家族》（《东方学报》第54号，1983年）。

㉖前揭杉山正明《忽必烈政权与东方三王家族》。

㉗拉施特，193b—194a，199a—199b；拉施特／布劳舍，第334页，第383—385页。

㉘《元史》卷二《太宗本纪》四年壬辰。

〔文献简写表〕

拉施特——拉施特·阿丁·法兹勒·阿拉赫·赫麦塔尼：《史集》手稿，伊斯坦布尔市托普卡庇·萨莱图书馆，抄本编号1518。

拉施特／布劳舍——《史集》，拉施特·阿丁·法兹勒·阿拉赫，二卷，莱顿—伦敦，1911。

《五民族世系谱》，托普卡庇·萨莱图书馆，编号2937。

《世系树上高贵的蒙古算端》，手稿，国立图书馆，古代波斯文献基金，第67号。

张永江 译自日本《东洋史研究》第48卷第1号 1988年6月

《蒙古哲学史研究》出版

蒙古族哲学思想史的研究，是近几年来新开创的学科。该学科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前后出版了数本论文集。

1990年3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蒙古哲学史研究》一书。该书是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格·孟和同志的14篇论文组成的。作者十几年来翻译了许多哲学理论著作，编写了数本哲学通俗读物，同时致力于蒙古哲学史的研究。本书是他长期潜心研究的成果。其中有《蒙古秘史》哲学价值研究，成吉思汗哲学思想研究，蒙古箴言哲理研究，民间哲学研究，蒙古政治哲学研究，哲学名词术语研究等，在"序言"中还论述了研究的方法论。

作者系统地论述了蒙古哲学史的逻辑起点，思潮演变的过程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蒙古族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论证了蒙古族理论思维的特点、表现形式以及历史过程。在上述方面有明显的突破。同时，作者在蒙古哲学史方面的重大问题上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一些独到见解，这些见解堪称"一家之言"。（布 特）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